

15th St. Jerome Translation Contest

2020 EDITION

Chinese
Second prize



Xiaojing Niu

摇滚女王的静好岁月

在长达50年的舞台生涯中，她是摇滚乐坛不倦、不屈的象征。她演绎的《骄傲的玛丽》比约翰·弗格蒂的原唱长175%，还添加了原唱中压根没有的舞蹈。二十多岁时，她与艾克·特纳比翼成为明星；三十多岁时，她摆脱了艾克的暴虐；四十多岁时，她奋力打入流行金曲排行榜前列；从六十岁到七十岁，她在世界各地巡演；而今，她想要睡到自然醒。

所以我下午2点才到。特纳可爱的德国老公埃尔温·巴赫开着他的SUV接我，把我送到他们的住所，这幢大宅被命名为“阿尔贡金城堡”（蒂娜·特纳的房子怎么可能没有名字？）。大宅有种卡通片中宫殿的气场：常青藤沿着墙壁逶迤攀爬，园丁在修剪灌木，穹顶上悬着一尊双腿站立的骏马雕像，足有真马那么大，一幅带框的肖像把特纳画成埃及女王，有个房间塞满路易十四风格的镀金沙发，而慵懒倚坐在其中一张沙发上的女士便是蒂娜·特纳本尊。

特纳79岁了。她引退已有10年，如今仍在畅享闲适时光。她告诉我：“我不唱歌，不跳舞，也不会穿得正儿八经。”就连她的假发（她在最近的回忆录中写道，假发是“蒂娜·特纳形象的关键要素”）也不再绷成从前那种直立造型，而是放松为利落的多层次卷发。她的嗓音一如既往，还是散发着百变魅惑，不过现在派上了不同的用场。有求于老公时，她会换上浑厚的欧陆腔，与老公打趣时，则潜入她那低沉、颤抖的沙哑嗓音（用她的话说，“不是女人的嗓音”）。

她并不怀念自己的表演生涯。

[…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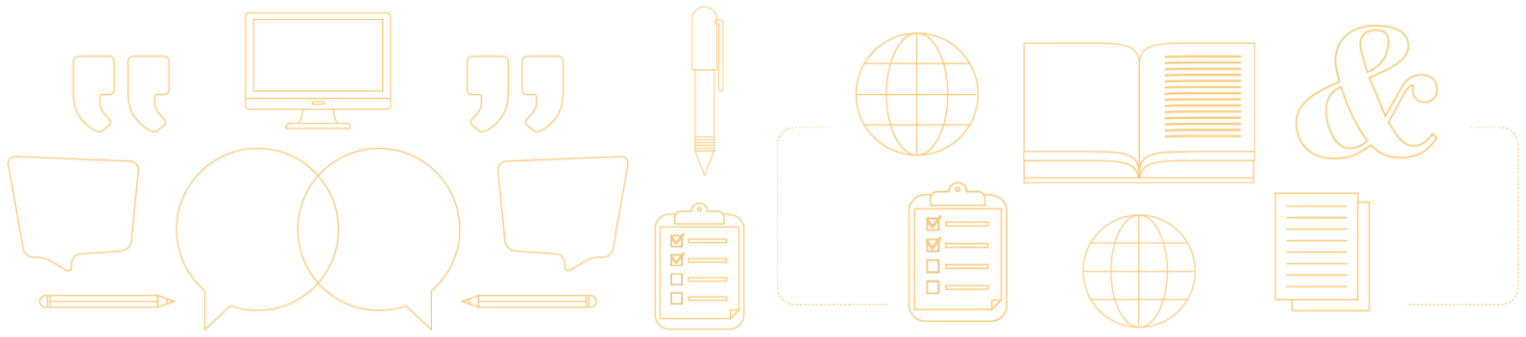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有时她会坐车出门。广播响起，和着身旁巴赫小心翼翼的哼唱，她会以完完全全的蒂娜·特纳风格演绎歌曲，在座椅上摇摆，为唯一的听众柔声轻唱。有一首歌令她欲罢不能。

她冲在隔壁房间踱步的老公喊道：“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亲爱的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然后她还真唱了一句：“这——就——是我想要的！”

巴赫喊道：“这歌是酷玩乐团的！”

“酷玩乐团，”特纳重复了一遍。“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”她开始大赞克里斯·马丁歌喉中的反直觉魅力。“但他没有那种真正上乘的黑人嗓音，像摩城唱片的歌手那种——”

巴赫喊道：“——这歌叫《酷玩乐队与烟鬼组合》！”



“无——所——谓！”她扯开嗓门回了一句，就好像已经使出全身气力，以最大音量把“烟鬼”这个概念（且不管“烟鬼”是啥）给逐出了地表。她冲我使了个狡黠的眼色。她说：“就是酷玩乐队。”

[...]

夫妇俩1995年移居瑞士。与纷乱生活作别的特纳喜欢瑞士人对秩序的热衷。这儿的一切都按规矩来。她不会说德语，但她倒觉得不会说更好，这样别人就不指望她说太多话。如果有人说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，问问老公就好。

她的一天一般是这样的：早晨起床，大管家迪迪埃为她做些麦片粥，然后她出门购物。迪迪埃是个极高的瑞士人，身穿鲜艳的马球衫，扣子一直扣到羞涩的脸庞下方。

阿尔贡金满眼都是漂亮的物件：一对新奇的城堡钥匙（她说：“我真想要一座城堡，直到我看到城堡有多大才作罢。”）；一个巨大的紫水晶块切割成片，拼贴在下沉式游泳池边（“是一件礼物”）；放在相框里的照片，照片上是安葬古埃及贵族的石棺（她觉知自己前世是其中一员；迪迪埃也在那儿）；一个呈铸剑姿态的前哥伦布时期人偶，是她即将永远离开美国时入手的（“我喜欢他，那会儿”）。什么都不必掖着藏着：她说，既然可以自己做主，“我就想摆出来看”。